

茅盾自選集

茅盾自選集

天馬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發行

實價大洋壹圓

(外埠另加郵匯費)

“茅盾自選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者	茅盾
裝幀者	陳之佛
發行者	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
老靶子路 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各省各特約所各大書坊



影 近 者 作

稿上的表現，我在訂正、刪改，以及那未完的紅線面，
也作了部分的表現，我應沒苦心再處理那些題
材。然而寫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我却從沒仔細打過
稿，似乎因為自家不滿意那致部舊作，就連帶地撇開
了那些舊題材。另外我還有一種不成理的意見：我
以為那些「歷史事件」一頁得裝坐十萬字以上的
篇幅，這就夠打寫個林林總總。而我那時的精
神不行，我寫長篇，最必「一」原因是我那時候對
於那些「舊題材」的估計，我估定價值還沒有把握。
自家覺得寫了出來時大概仍是一老調，一不

一 之 稿 原 者 作

目錄

一 序文

我的回顧……………一——八

二 小說

創造……………九——五六

陀 螺……………五七——九〇

大澤鄉……………九一——一〇四

喜 劇……………一〇五——一二二

林家鋪子.....一二三——一九四

小巫.....一九五——二二〇

騷動.....二二一——二六六

三 隨筆

叩門.....二六七——二七〇

霧.....二七一——二七四

浴池的 Sketch二七五——二七八

四 後記

自選集後記.....二七九——二八〇

我的回顧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開始做小說，到現在已經整整五個年頭了。五年來，除了生病，（合算起來，這也佔據了兩年光景，）我的精神時間，幾乎完全在小說的構思與寫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時並沒生病，却也不做小說；那時，我寫了些學術的（說來自己覺得慚愧）小本子，例如中國神話研究之類；那時候，有幾位朋友勸我專心做小說，不要弄那些『雜著』，他們對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歡東拉西扯的我並不能嚴守朋友們的規勸，後來我又寫過

一些神話方面的雜著，甚至於大胆地論述西洋文學的源流變遷等等。

現在來算這五年工夫的總賬，回頭看看，我不免『汗流浹背』了。雖則朋友們對於我的期望是寫小說，而我在五年來亦已胡亂寫成了一百萬字的小說，可是這些作品當真有點意思麼？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兩點：一，未嘗敢『粗製濫造』；二，未嘗爲要創作而創作，——換言之，未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這是我五年來一貫的態度。至於我的觀察究竟深刻到怎樣，我的技術究竟有沒有獨創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點也不敢自信！雖則我常常以『深刻』和『獨創』自家勉勵，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學，可是我很知道進步不多，我離開那真正的深刻和獨創還是很遠呀！現在已經不是把小說當作消遣品的時代了。因而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複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非得認真研究過社會科學的人每每不能把牠分析得正確。而社會對於

我們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會現象的正確而有爲的反映！每每想到這一些，我異常興奮，我又萬分惶悚；我慶幸我能在這大時代當一名文藝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無社會科學的修養就居然執筆寫小說，我真是太膽大了！

然而我還是繼續在寫。因為我知道我還沒有老，我的腦神經還沒有硬化，我還能夠學習。每逢翻讀自家的舊作，自己看出了毛病來的時候，我一方面萬分慚愧，而同時另一方面却長出勇氣來，因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評的工夫有了進展；我于是仔細地咀嚼我這失敗的經驗，我生氣虎虎地再來動手做一篇新的。我永遠自己不滿足，我永遠『追求』著。我未嘗誇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這樣的心情，使我年復一年，創作不倦。

現在總算寫了一百萬字了，其中有七十萬字是長篇小說。我的創作才能畢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來；但在我自己，却覺得我的創作活動還只不過開了一個頭。人家問我：那幾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雖則無論長篇短

篇，我從構思到成篇，從來不敢草率，但是過後再看，沒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現在已經發表的作品全部當作我努力上進的『里程碑』來看時，那我倒有幾句話可說。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長篇小說幻滅，接着又寫了動搖和追求；也是長篇。第四次的作品創造方是短篇。這算是我對於短篇小說的嘗試。那時候，我覺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題材都是恰配做長篇，無從剪短似的。雖然知道短篇小說的作法和長篇不同，短篇小說應該是橫截面的寫法，因而同一的題材可以寫成長篇，也可以寫成短篇；但是那時候的我笨手笨脚，總嫌幾千字的短篇裏容納不下複雜的題材。第一個短篇小說創造脫稿時，我覺得比做長篇還要喫力，我不會寫短篇小說！

以後我又寫了自殺等四五個短篇。在題材上和技術上，都和那創造同屬一類，實在可說是浪費筆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後，神經衰弱，常常失眠，已經寫了三分之一的長篇小說虹也無力續完，（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這一歷史的時

期作爲背景的，但剛剛寫到『五卅』運動爆發就因爲生病而停頓了，）于是我又再試試短篇。這結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呢，却覺得陀螺和從前寫的短篇有點不同，至少，從前那種『無從剪短似的』拘束促，是擺脫了一些了。

但在題材方面，這陀螺還是和創造等篇沒有什麼兩樣。那時我離開劇烈鬭爭的中國社會很遠，我過的是隱居似的生活。我沒有新題材。並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時候總沒想到應用自家親身經歷過的『舊題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幾年裏震動全世界全中國的幾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這些『歷史的事件』都還沒有鮮明力強的文藝上的表現；我在幻滅，動搖，以及那未完的虹裏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現，我應該苦心心地再處理那些題材。然而寫著陀螺那時候的我却從沒這樣打算過。似乎因爲自家不滿意那幾部舊作，就連帶地撇開了那些舊題材。另外我還有一種不成理的意見：我以爲那些『歷史事件』須得裝在十萬字以上的長篇裏這纔能

夠抒寫個淋漓透澈。而我那時的精神不許我寫長篇。最後一個原因是我那時候對於那些『舊題材』的從新估定價值還沒有把握。自家覺得寫了出來時大概仍是『老調』，還不如不寫。

但是想改換題材和描寫方法的意志却很堅強。同時我又走向血肉鬭爭的大都市上海來了，這是一九三〇年春天。而病又跟著來了。這次是更厲害的神經衰弱和胃病。小說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課程就變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裏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看人家……然而這樣『無事忙』的我，偶爾清早起來無可消遣，（這時候，人家都在第一個夢境裏，我當然不能去看他們，）便也動動筆，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頭林冲和大澤鄉等三篇就在那樣的養病時期中寫成了。這算是我第一回寫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萬字光景。在題材方面，我算是改換了；我逃避現實。自然我不缺乏新題材，可是我從來不把一眼看見的題材『帶熱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會兒，

要等到消化了，這纔拏出來應用。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執拗。我想我這脾氣也許並不算壞！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體方纔好些。再開始做小說，又是長篇。那一年就寫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來了，以後是上海發生戰事，我自己奔喪，長篇子夜擱起了，偶有時間就再做些短篇，林家舖子和小巫便是那時的作品。題材是又一次改換，我第一回描寫到鄉村小鎮的人生。技術方面，也有不少變動；拏創造和林家舖子一對看，便很顯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則頗以爲我這幾年來沒有被自己最初鑄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裏有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樣，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嘗過此中味道的。

所以當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學生涯的『里程碑』來看時，我就覺得創造，陀

蟬，大澤鄉，林家鋪子，小巫等篇對於我頗顯得親切了。叩門等三篇隨筆因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來時也有親切之感。而我也就以這幾篇作為一個選集，應了朋友介紹的書坊的要求。

茅

盾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創造

一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

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凝結了一大點墨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爲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嫻嫻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然而『丈夫』二字像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の木櫥，上半層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在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蓬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臺了。這裡有一扇小